



女

招商局长

史生荣=著

春风时政小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

女

招商局长

史生菜=著

春风时政小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© 史生荣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招商局长 / 史生荣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2

ISBN 978-7-5313-3653-2

I. 女… II. 史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8955 号

女招商局长

责任编辑 王维良

责任校对 刘宝华

封面设计 杜江

版式设计 冯少玲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数 327千字

印张 16.5

插页 2

版次 2010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2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编 110003

网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653-2

定价:28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目 录

副县长	001
峰回路转	036
女县长	083
女招商局长	117
风中的桃花	152
教授还年轻	190
美女教授	225

副县长

县政府仍然在旧筒子楼里办公，六个副县长的办公室一字排开，一间挨着一间。常务副县长于光汉刚进办公室，挂职副县长刘玉成就踱了进来，在于光汉对面坐了，一脸不好意思，好像有话要说。

刘玉成到任还不到一个月。于光汉主动问，怎么样，县里穷，比不上你们省城，这一阵也胡忙，没和你好好聊聊，还习惯吧，有没有什么困难？

刘玉成苦笑一下说还好，然后说，有个事我想向你反映一下。县里让我分管医疗卫生工作，我主动到卫生局找唐局长，了解一下情况，商量一下今后的工作。我去了唐局长就很冷淡，谈工作时我提了一点建议征求他的意见，问第一遍时他闭上了眼，问第二遍时他假装打瞌睡，问第三遍时他自言自语地说，组织部门也瞎了眼，怎么派了个外行来领导内行。我当时愣了，简直就没法下台。他如此傲慢不讲理，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。

唐利生是卫生局多年的老局长，也许有升副县长的想法，觉得刘玉成来挂职堵了他的路，但如此狂妄无礼于光汉还是感到吃惊。挂职副县长虽然两年后要回去，但后娘也是娘，当一天就是一天的副县长。于光汉正要发作，想想又将火压了下去。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，唐利生是县人大代表不说，卫生系统还有七八张选票在人家手里操纵着，如果惹翻了，不仅这七八张选票得不到，唐利生在选举时捣个鬼鼓动一下，让任何人落选都有可能。现在的官场也复杂，上下级的关系已和以前不大相同，真是麻秆打狼两头害怕。于光汉给刘玉成倒一杯水，问，你跟大老板说了没有？

副县长们把县长毛富成称为大老板。刘玉成说，毛县长忙，这些天一直没见到，

这件事我和王县长说了，他可能也有难处，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下文。我想你是常务副县长，就和你说说。

刘玉成挂职前是省科技厅农牧处的副处长，没做过基层工作，对县里的情况也不大了解，县里让王峰副县长帮助刘玉成工作一段时间。出了这样的事本应由王峰来管。于光汉出门对着县办主任室喊，李主任，大老板到哪去了？

县办马主任急忙过来说毛县长到地委去了。于光汉回来坐好，对刘玉成说，这件事我和大老板商量一下看怎么处理，我的意见是他至少得向你道歉做检查，你看怎么样。

刘玉成说，也用不着道歉，关键是他不再顶牛，能配合工作就行。

于光汉又问刘玉成一些生活情况，刘玉成表示对生活很满意。临告辞时，刘玉成几次感谢于光汉。看着刘玉成出门的背影，于光汉不禁一阵感慨：放着轻轻松松的大机关不蹲，偏要跑到烂泥坑里来受罪。都以为县官好当，车马随从酒肉宴席，一呼百应威风八面，真是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，等着吧，说不定还有你哭鼻子的时候。

桌上需要批阅的文件擦了一厚摞，于光汉随手翻一翻，又掂掂重量。这才出去几天，文件就堆了一堆。拿起笔，脑子里仍是乱七八糟。唐利生是老局长了，虽然自以为有点专长本事，但也不是没脑子的人，如此公开顶牛，如果没有另外的原因，那就是长期被王峰娇惯纵容的结果。早就听人说过，说王峰才华出众又平易近人，特别是对手下的人，任何时候都能宽宏大量。卫生局原来归王峰分管，如果平时管严一点，谅他唐利生也不敢如此张狂。

换届选举在即，谁都要树立正面形象，糊里糊涂答应要管这事也有点不妥。于光汉细听听，感觉出其他副县长都不在。大家都很忙，也不知都在忙什么。蹲基层下乡镇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，联络感情拉拢中层干部获得更多的选票也是某些人的目的。于光汉已在副县长的位子上干了八年，这八年团结了一些人也得罪了一些人，看来也得跑一跑，把各方面疏通疏通。

楼下突然人声嘈杂，于光汉往下看，心里不由得一紧。又是集体上访闹事，这次来的人还不少，将整个县府大院都挤满了。

办公室马主任进来说，于县长，是地毯厂的闹事来了。

于光汉分管了工业和交通。县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县里也没什么工业，以前就数地毯厂最大最强，但说垮台就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这两年就完全停了产。地毯厂是劳动密集型企业，有三百多工人，厂子一垮，这三百多人怎么办就成了县里头疼的大事。厂里的工人已经来闹过两次了，闹一次只能给解决一点工资，根本问题始终没

法解决。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工作会上，于光汉多次提出地毯厂的问题，每次都是议而不决，毫无办法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于光汉拨通了毛县长的手机，说了闹事的情况。毛县长说他有事回不来，要于光汉给县委牛书记汇报一下，看牛书记怎么说。

下面的工人喊着要见县长。马主任说，于县长，不见怕是不行，拖下去会把矛盾激化，如果他们动手砸东西，事情就闹大了。

工人们整齐地坐了一院子，把大门都堵死了，门外还围了不少人看热闹。于光汉站到楼门口扫视一遍，看不到一个厂领导。都他妈的滑头，如果没有厂领导支持，绝对不会这么有组织、有秩序。于光汉高声说，我是副县长于光汉，地上潮湿，有什么事请到会议室说，我们一起商量个解决的办法。

工人们坐着纹丝不动，于光汉再次请大家到会议室时，一个老者站起来说，于县长，人要有良心，如果是你，一年拿不到工资，一家老小没有饭吃，病了没钱看病，孩子没钱上学，你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已经没法活了，你们还能哄就哄，能推就推，应付过去就算了事，你们还有人的良心吗？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？

老者有七十几岁，以前没有见过，可能是退休老工人，也说不定是什么时候退休的老厂长。老者显然过于激动，浑身都在哆嗦，如果弄出个脑出血、心猝停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于光汉急忙说，老前辈您消消气，地毯厂的事上上下下都在想办法，可这么大的事，你现在把我打死我也拿不出钱来，您还得容我们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旁边一个汉子说，那你就说个时间，什么时候能找到办法，我们就坐在这里等。你们整天酒足饭饱可以慢慢研究，我们饿着肚子可等不了多久，最多也只能撑个十天半月。

众人跟着一片叫喊，整个院子乱成一片。于光汉明白再说什么也没有用，弄不好只能更加群情激愤。于光汉大声说，我现在就去找领导开会想办法。然后对马主任说，烧几桶开水提来，天还热，别把同志们渴着。

回到办公室拨通牛书记的电话，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于光汉说，牛书记，我现在就过去给你汇报一下吧。

牛书记很不高兴，报怨批评半天才答应于光汉过去商量。

牛书记从副县长到副书记再到县长再到书记，十几年在县里转圈，年龄只有五十一二，比于光汉大不了几岁，但自认为资格老，说话办事比较专断。牛书记现在正生气，如果不想好几条解决的办法去汇报，肯定要挨点批评。于光汉踱着步想办法，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地毯厂拍卖掉，用拍卖得来的钱给工人投保和买断工

龄，彻底甩掉这个包袱。

果然牛书记要于光汉拿出个处理意见。于光汉说了自己的想法，牛书记说，问题是这个烂摊子有没有人要，怎么才能拍卖得出去。于光汉说，地毯厂的房产机器设备也没几个钱，唯一值钱的就是地皮。地毯厂占地有二百多亩，位置也好，如果一亩地按五万算，也能卖个一千多万，买养老保险买工龄也差不多够了。

牛书记吸了烟深思一阵说，我同意这个意见，你先和毛县长通个气，如果他没意见，你就这么和工人们谈，然后让他们早点回家，到明天或者后天咱们开个专题会，具体时间、谁来参加由你来定。

出了县委大楼于光汉就给毛县长打电话，毛县长回答得很痛快，说这个主意行，就按牛书记说的办，他明天就赶回来。

关了手机，于光汉长出一口气。看来还是做一把手轻松，什么事都只做个决定，但这叫什么一把手？都是官场上的滑头，遇到难事缩头不出，遇到好事你争我夺，这个样子能把工作搞好才怪。上了车，想到又得和一院子工人交涉，于光汉更加沮丧。早知工厂一天不如一天，当初就不该分管这个烂摊子，现在搞得整天救火，没有一点政绩不说，还处处让人拿捏。

工人们还算讲理，说清县里的决定，大家吵吵一阵也就散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于光汉给地毯厂打电话，没人接。找到厂长的手机号再打，不开机。显然厂长是幕后指挥者，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自己就躲了起来。于光汉撂下电话想，中午加班把文件看看，下午早点回家，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，回去看看老婆，看看儿子，心里轻松轻松，再换一换脏衣服。

厨师老张推门进来喊吃饭，于光汉看眼表，才知道已经十二点半了，肚子也确实饿了。于光汉合上文件夹，心里想，像咱这样整天没白没夜工作的干部到哪里找，可就这都落不下个好名，干不出个成绩。

老张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，于光汉走出门，老张把门关好，再上前几步接过于光汉手里的包说，饭刚熟，今天正好有卖新鲜羊杂碎的，我给你熬了一碗你爱吃的羊杂汤。

老张原来在一家饭馆掌勺，去年调到县府小灶，专门给几个县领导做饭。老张很敬业，饭前要跑到办公室了解哪位县长在家，然后按各位的喜好去买菜做饭，饭熟了常常还得叫领导来吃，如遇阴天下雨，就将饭送到领导办公室。于光汉看眼老张，老张瘦高的身子显得更加单薄，布鞋底也磨穿了，走起路来有光脚着地的声音。都说瘦死的厨子三百斤，老张如此清瘦，可见确实是辛苦。于光汉关切地问，你今年多大了？老张说，明年就整五十。于光汉再看一眼老张，确实显老，他还以为老

张有五十七八。于光汉说，再干几年就能退休，退了休好好在家享几天清福。

没想到老张一下紧张起来，他快走几步站在于光汉的面前，一脸惶恐地说，于县长，我一直想和你说又不敢说，我的三个娃还都没娶上媳妇，我不想早退休，我的身体很结实，我想和你们干部一样，干到六十岁再退休。

其实退休了也少拿不了几个钱，但老张的家在乡下，对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民来说，那几个钱就是一年的吃喝。于光汉能够理解老张的心情。于光汉低沉了声音说，只要我在县里，你想干到六十岁就干到六十岁。

于光汉的心情沉重起来。和老张比，待遇确实是天上地下。刚才还觉得自己是功臣，好像谁亏待了他，现在于光汉感到惭愧，也感到刚才的思想危险。他想，拿着人民的厚禄，如果再不好好干，真是对不起良心，也对不起全县三十六万父老乡亲。

王峰也在饭厅，不知他上午跑到了哪里。于光汉在另一张桌子上坐下。王峰端了碗坐过来说，于县长，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。我联系来一个科研扶贫项目，下午人家要来考察，我想请你出席作陪，不知你有没有时间？

于光汉细问，王峰说这是省科技厅的项目，搞甘草人工科学种植，计划五年投资五百万，如果考察通过，今年就投入一百万。

这么大的项目当然要陪，不仅要陪，还要全力接待。于光汉问具体安排了没有，要规格高一点。王峰说已经安排好了，到时你只出面陪陪就行了。

王峰分管农业，力主调整产业结构，并在两个乡专业种植土豆，然后贩运到南方，两年时间两个乡的产值就翻了一番，农民基本摆脱了贫困，乡里也盖了楼买了轿车，全乡人逢人就夸王县长。在一次县级干部大会上，地委书记讲话时点名表扬了王峰，要大家向王峰学习。如果这次甘草项目弄成，别说卖甘草，单说花掉这一百万，就能拉动全县经济几个百分点。看着王峰春风得意，于光汉禁不住有点嫉妒。很明显，这个甘草项目是刘玉成帮助联系来的。刘玉成在科技厅当副处长，人熟关系熟，弄个项目自然轻车熟路。刘玉成初来时，于光汉就说过让联系个项目，高科技的更好，传统的轻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都行。可还是给别人办了。刘玉成在另一张桌上吃饭。于光汉看眼刘玉成，刘玉成也在看他。于光汉觉得真是不可理解：既然你刘玉成和王峰合作，卫生局长唐利生又曾归王峰管，受了唐利生的气王峰却不管还要来找我。于光汉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，只知埋头处理事务，不知上上下下跑跑关系，以至于到现在没引来一个项目一份资金，怎么说都没有一个看得见的政绩。于光汉食欲大减，匆匆将饭吃完，好像和谁赌气，气呼呼地出了门。

每个县领导都在办公室支了床，忙到睡觉时就地躺了睡。于光汉刚躺了，付兰找上门来。

付兰提了一个大包，于光汉知道里面是换洗的衣服。这让他更强烈地感到了两个家两个女人，这种感觉让他从心底里害怕。没想到事情一步步发展到了这个地步。认识付兰时付兰在县办当秘书，闲谈起来时才知道两人是师专的校友，同系同专业，只是于光汉比付兰早五届。有了同学这层关系，接触就多了起来。那时于光汉还不到四十，虽比付兰大六岁，但男人四十一枝花，付兰还是爱上了于光汉，不知不觉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就是在这间办公室，两人第一次上了床。后来于光汉才知道付兰已经离了婚，一个人带着儿子过。这一情况让于光汉有点害怕，但付兰并没有提出婚姻的要求，有次付兰还明确表示一辈子独身。有了付兰独身的承诺，于光汉的心就放回到了肚里。于光汉的家在专区所在地，相距几十公里，时间一长，于光汉就有了两个家的感觉。这让他再一次心里不安。他不知这算不算包二奶。新婚姻法出台时，于光汉对重婚包二奶的条款特别关注，心里也更加不安，甚至有一分罪恶感，但对付兰的爱和多年的感情并不是说断就能断得了的。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力克制，尽量减少来往。

付兰又是一脸幽怨，绷着脸不说话，默默地往出掏换洗的衣服。于光汉细想，至少有半个多月没去她那里了。于光汉不禁觉得可笑，半个月没回家，半个月没见她，这半个月我他妈的究竟忙了些什么？于光汉起身揽住她，将她揽坐到他腿上，然后轻轻抚摸她的全身，以此来弥补自己的过失。付兰终于说话了，她说，我就知道你想离开我，你放心，我决不会缠着你，今天是有事，如果没事，我决不会来找你。

于光汉说，你说的是哪里话，你把我看得太没情没义了。再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找个帅小伙都没问题，使个眼色就行，哪里还用死缠着我。我能得到你高兴都高兴不过来，怎么会想离开你。

付兰脸上有了喜色，她柔和了口气说，我知道你忙，把我说的事情给忘了。

于光汉猛然想了起来。果然是忘了，真是该死。

付兰热情大方，能说会道，本来要提升为县办副主任，这时刚好县旅游局长退休，于光汉觉得付兰当旅游局长倒很合适。县里其他领导也觉得付兰合适当旅游局长，事情就定了下来。当旅游局长更忙，儿子的事常常顾不过来。今年儿子初中毕业，付兰的意思是送儿子到地区一中上高中，一中的教学水平高不说，寄宿制封闭式管理也让家长少操些心。于光汉的妻子就在地区教育处普教科当科长，办这样一件事问题不大，可就给忘了。于光汉不敢说真话，只好撒谎说已经给妻子说了，就

等着回话，不行今晚他就回去一趟，把事情落实死。

付兰再不说什么。见于光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付兰说，那么我就走吧？于光汉明白她的意思，当然不能让她就这么走。将付兰平放到床上，于光汉心里有点敲鼓。王峰就在隔壁，楼外院子里也人来人往。正是换届选举的关头，光天化日之下在办公室干这事，万一让人发现了那还了得。作风问题历来就是衡量干部品质的重要标准。但付兰已做好了准备，将自己需要露的地方都露了出来。于光汉却没一点起色，下面一团糟。为了掩饰，于光汉只好爬上去亲吻。床是单人床，于光汉肥胖的身躯几乎将整个床都罩住。付兰托着于光汉硕大的肚子说，你还在发胖，再不减肥就很危险了，每次我都担心你撑不住把我压死。如果死在你的肚子下，我可就轻如鸿毛了。于光汉说，你放心，老天造人时就考虑好了，只有累死的，还没听说有压死的，如果我再胖一点，就能完全把你盖住，就是在人们眼皮底下做，人家还以为我在做俯卧撑，哪里用得着偷偷摸摸。

两人都笑了。笑过，于光汉忘了害怕，一下有了激情，便很投入地忙活起来。

付兰走后于光汉很快就睡着了。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，看眼表已经下午三点，急忙起来开了门。办公室的人说考察的人来了，在招待所会议室等着，要他快去。

进了会议室于光汉就愣了，这哪里是一般的考察，地委和行署的领导都来了，书记和专员就坐在正中。于光汉想退出去整整衣服面容，但书记和专员正好脸对着门，都发现他走了进来。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打招呼。没想到专员毫不客气地说，是不是还没睡醒。于光汉满脸通红，一下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只好挤出一脸笑说中午加了个班，刚睡着。

于光汉找个角落坐了，才发现书记县长所有能来的县领导都来了，肯定是事先通知过的。我是常务副县长，为什么不早通知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地区领导要来？于光汉一腔愤怒憋在肚里。于光汉抹把脸，眼角好像还有眼屎，上身也只穿了短袖。本来是勤政的人，却给领导留了个懒散的印象，真是窝囊透了。

吃了点瓜果就要到实地去考察。上车出发时，于光汉故意退到后面。他拦住正在忙乱的马主任，愤怒地问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地区领导来为什么不早通知我？

马主任支支吾吾半天才解释说中午才知道地区领导要来。于光汉说，接到消息你就应该通知我，为什么能早通知别人，唯独不能早通知我。

马主任不知该怎么说。其实接到通知他就来通知于光汉，刚好看到付兰进门。通知完别人再去，付兰仍然在屋中，主任还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声音，便不敢再去打扰。看着愤怒到极点的于光汉，不说实话肯定不行。马主任斟酌再三，吞吞吐吐地说，

我两次去通知你，你屋里都有客人。

于光汉一下脸红到了脖根。看来中午的事肯定让马主任看到了。好在马主任敢于承认，就不敢外传，因为中午的事只有他知道，别人知道了就是他传出去的。真他妈的倒霉。于光汉再什么也没说，掉头钻进了自己的车里。

甘草基地计划放到北塬乡。北塬乡属沟壑半荒漠地区，干旱少雨，土地广阔，满壑满坡就生长甘草，这些年乱挖乱采使土壤严重沙化，县里虽采取了管理措施，但收效不大，如果能投巨资人工种植保护，肯定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。王峰这个项目确实是选对了，地区领导来也是要力促这个项目能够成功签约。果不出所料，专家们对这里的地理条件赞不绝口，都说这是甘草生长的绝好地方。其实这个结果也是预料到的：来论证的专家都是农科院的，论证可行，这个项目就由他们来承包实施，专家当然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研究项目。至于科技厅那里，王峰早已搞妥，来的处长就是王峰的哥们儿。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成也得成的事情，大家积极努力只是表明一个态度，走个过场。果然，大家只走马观花地看看，一行便返回了县城。

参加完招待晚宴送走了地区领导，于光汉决定连夜回家。他对司机说，路上开快点，争取十二点前赶到。

书记县长都忙，一个要到省里开会，一个要到外地学习取经，原定抽时间研究地毯厂的事也抽不出时间。牛书记对于光汉说，其实也用不着研究，事情明摆着，就按商量过的办，只要有利于工厂职工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采取什么办法都可以。

于光汉看看表，还不到八点。于光汉给地毯厂的张厂长打电话，要他马上来一趟。

张厂长五十出头，身子差不多和于光汉一样胖，属于县里的三大胖，私下里人们称于光汉为县胖，张厂长为厂胖，还有一个乡长为乡胖。张厂长比于光汉矮，就显得没腿。张厂长挪进门就找地方坐。于光汉问，工厂怎么处理考虑好了没有？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？

张厂长说我们正在等县里的批示。于光汉一下火了，说，等什么等，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积极努力，就知道等，就知道闹事。我告诉你，县里不再讨论，县里只给你们一个原则，只要有利于工厂，你们怎么搞都行。你们立即登一个广告，拍卖租赁合作都可以，总之是一个活字。广告不仅要登在报纸上，还要找那些房地产专业杂志，还要上互联网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

张厂长不住地点头。然后张厂长一下不好意思起来。张厂长起身给于光汉倒一杯水，然后站在面前恭恭敬敬地说，于县长，我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几十年，没有功

劳也有点苦劳，我现在年龄还不算大，身体很好，还可以为党做些工作，工厂拍卖后，我想让领导再给我安排安排。

这时候了还想着个人，难怪工厂搞不好。地毯厂算科级单位，张厂长和乡局长平级。张厂长没什么文化，但人还算老实，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。于光汉压住心里的不快说，这就要看你了，你的出路完全在你自己。把工厂的后事处理好了，不用你说我也会给你安排个去处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别说工作，你想保个平安都办不到，弄不好给你个处分还算轻的。张厂长一再表示要干好，然后才告辞出门。

上面要求认真学习讨论干部选拔任用条例，牛书记曾要于光汉主持召开一个全县科级干部会，在会上宣读讨论一下。考虑到有的乡镇比较远，才通知会议九点开始，但九点过了，还有人懒懒散散往会议室走，于光汉不想再等，便宣布会议开始。

会议由王峰宣读条例。刚开始不久，下面的人就交头接耳互相议论。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嗡嗡响成一片，王峰只好提高声音念。于光汉大声让大家安静，但只安静了一两分钟又吵成一片。于光汉不禁怒从心头起。真他妈的狗眼看人低，现在的事，谁都只认一把手，也只怕一把手，什么事都找一把手，什么事都要一把手说了算，一把手不在家就什么事都办不成，开个会都镇不住场面。都是平日惯的，长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。我今天倒要让你们看看二娘是不是娘。于光汉猛劲一拳砸在桌子上。由于面前放着话筒，咚的一声特别响亮，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于光汉一下站了起来喊，什么东西，都他妈一帮势利眼，怎么回事，难道今天是土匪招集开黑会吗？难道台上坐的是无能的刘阿斗吗？谁教给你们的坏毛病，难道只有一把手才是领导？最近还出了一件怪事，刘县长来县里挂职副县长，有天找由他分管的局长商量工作，刘县长提出第一条意见，这位局长大人不理不睬；刘县长提出第二条意见，这位局长大人闭上了眼睛；刘县长提出第三条意见，这位局长大人干脆自言自语说组织部门瞎了眼，让外行来领导内行。哪个组织部门瞎了眼？你又是什内行，我看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行！现在我也提三条意见，第一，这位局长必须向刘县长赔礼道歉；第二，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做深刻的检查；第三，组织全体中层干部进行一次大讨论，讨论如何加强组织纪律性。

刘县长只分管卫生防疫和社会保障，大家的目光一下就集中到了这两个局长的头上。唐利生脸涨成了紫色，低了头恨不能钻入地下。

会场静得只有出气声。王峰见于光汉坐了下来，便继续念文件。于光汉坐下来就有点后悔，觉得自己的话过分了一点。在这样的会上骂人，大家心里当然不高兴，肯定要让不少人反感。于光汉很为自己的火暴脾气恼火，觉得还是修养不够，磨炼不到家。马上面临换届选举了，别人都在设法讨好中层干部，自己反而无缘无故树

敌，还骂人家是势利眼。这些人都是一方人物，也许从来都没挨过这种骂。还有宣布的那三条。前两条还好办，唐利生未必敢顶牛怠慢，后一条大讨论就有点欠考虑，两位正头会不会同意，有没有讨论的必要，都是个问题。

回到办公室于光汉就一头躺了，他想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弥补今天的冒失，怎么向大老板汇报今天的事情。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社会保障局局长。局长一脸恭谦，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，低了头站在面前不肯坐。局长说，刘县长那天找我谈话，我的态度也不够好，我也否定了他的两点意见，今天我也向你检讨。

真是敲山震虎，想不到保障局长也心虚。于光汉让局长坐下细说。局长说，那天刘县长提出在农村也试行养老保险，我说咱们是贫困县，没有财力行不通。他又提出让个体企业从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，我告诉他曾经试过，也办不到，从业人员都是临时性的，业主不交，从业人员也不想交。

看来刘县长也有责任，年轻不了解基层情况，只从书本从主观出发乱做决定，是让局长看不起的重要原因。于光汉说，你没有错，实事求是提出意见是对的，提出反对意见是一回事，态度恶劣是另一回事，我今天并不是批评提意见，我是批评态度，批评不讲组织纪律。

局长不住地点头称是。局长是新提拔的年轻局长，和于光汉是第一次这样面对面地打交道，于光汉觉得这人也太自卑太谦虚了，年轻轻的就没一点锐气像个小绵羊，也太圆滑太世故了。但他能主动来谈于光汉还是很高兴。于光汉说了一些鼓励的话，局长才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吃晚饭时看到毛县长回来了，吃过饭于光汉跟着来到毛县长的办公室。于光汉说这些天发生了一些事，我想给你汇报汇报。

毛县长拿出一条项链说，人家那里产水晶石，买了一条给你女儿玩。看看人家，再看看我们，穷啊。同样是县长，和人家比，天上地下。

每次外出参观于光汉也有同感，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人家是人家，我们是我们，和老百姓比，也不错了。于光汉收起项链，还是陪毛县长感叹几句，然后将话题转到工作上。于光汉先说最近天旱，可能要遭旱灾，然后汇报地毯厂的事，最后才说了今天的学习会。于光汉说，三点意见前两点没问题，后一点有点欠考虑，但我认为在合适的时间有必要开展一次大讨论，严肃一下组织纪律，要不然上级说了不算，咱们这领导也没法当。

毛县长也很生气，骂几句唐利生，转了口气说，马上要换届选举了，咱们的命运还掌握在人家手里，不是我心里发虚，如果选举时人家放个风捣个乱，确实有砸锅落选的可能，这种事在别的县已经多次发生过了。咱们同事多年，我就说句掏心

窝的话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想，为了你好，还是先忍一忍，开展讨论的事就算了，道歉和检讨必须要做，这事由我来处理，如果检讨不深刻，你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。

毛县长说的确实是心里话，但在几十人的大会上说了做不到，以后还怎么工作？于光汉叹口气说，我是在大会上拍了桌子发了誓的，没个台阶下以后也让人笑话。

毛县长说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不用你说我也会考虑的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来安排，安排一个合适的范围让他向你检讨。

也只能是这样了，于光汉只能点头同意。

今年老天又要捣乱，开春一个劲刮干风不下雨，小麦一点都没法种，好在种秋作物时好雨连绵，都以为今年是个好年景，可说不下雨就不下雨，快一个月了滴雨不见，长势很好的庄稼眼看着就干死了，先是各乡的领导天天往县里打电话，问近期下不下雨，接着就一拨儿一拨儿往县里跑，诉说旱情，要抗旱资金。这晒出人油的三伏天，如果再三五天没雨，北边半个县今年就彻底绝收了。县委决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，专门研究抗旱问题。

本来就是十年九旱，抗旱的办法基本现成，有一套不成文的程序：县委决定，然后全县动员，县长带人向上汇报，主要目的是讨要救灾钱物，其余干部一律下乡，消防车油罐车都派去拉水，解决人畜饮水问题。可今年有了一点小小的不同，研究分工时，牛书记要于光汉带人到上面汇报灾情，讨要救灾钱物。

讨要钱财低三下四到处求告不说，一把手不出面也显得灾情不太严重，人家也不会重视。于光汉说了自己的看法，牛书记看眼毛县长，含意深长地笑一下说，老于你就别推辞了，有个情况现在还不便说，会后我再给你解释说明。

牛书记的话让人颇费琢磨，不仅是于光汉，所有的人都在猜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从牛书记的神情看，好像不是坏事。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这一阵子毛县长一直往上跑，很可能是另有任用。于光汉一下激动起来：如果是这样，县长的担子有可能要落在我的肩上。于光汉努力保持镇静，觉得现在就这样胡思乱想也不好，便努力把思想集中到开会上来。

于光汉又觉得到上面跑跑也好，到上面要钱就是请客吃饭拉关系拜熟人，付兰能说会道也有点酒量，还有招待所的副经理许丽，比付兰还活泼大方，也比付兰年轻漂亮，带上她们俩，活跃气氛基本就够了。刘玉成从省城来，省城肯定熟人不少，带上刘玉成，再带上几个局长，有七八个人就可以了。去了好好活动一番，如能弄几个百万来，也让人们看看咱老于的政绩。

快要散会时，突然地委来了电话，说有一个重要情况，地委书记马上要来亲自

布置，现在已经出发，要县里主要领导都集中等候。

地委书记亲自来布置肯定是大事。事情来得突然，好在主要领导都在，于是便宣布散会，县委常委出城迎接，其余领导就地等候。

地委书记进了会议室就布置工作，说省委书记要来视察调研农村税费改革，点名要到贫困县看看，后天就到。地委书记要求安排三个点，三个点要有广泛的代表性，代表好中差三种经济情况，代表好中差三种自然条件。视察时间安排一天，上午看两个点，下午看一个点，所以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要选好，时间安排要恰到好处。书记特别强调说，重要的是要准备充分，考虑周全，看什么不看什么，说什么不说什么，都要做出计划，布置安排下去。

吃过饭地委书记走后，县领导接着开会。情况有了变化，决定抗旱的事往后推推，到省里要钱要救济也缓几天再走，全力安排接待工作。三源县是个土地大县，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，比北京市区还大，地形刚好分成南中北三带。南部是半高寒半阴湿山区，有原始天然林分布，其中石佛山地形地貌复杂，风景秀丽景色独特，北魏以来就是佛教道教圣地，只到近代因为多种原因才日渐衰败。中部属土丘沟坎地区，丘不高沟不深，属半干旱地区，是县里的产粮区，全县的经济主要就靠这里。北部属黄土塬区，塬高沟深，地表破碎，干旱少雨，是县里的贫困地区。会议决定在这三个地带各选一个村，主要领导各把一个点，立即下去，连夜布置。

于光汉负责到北部的七堠乡找点。散会后于光汉一直跟在牛书记身后，好像有话要说，但又不主动说。牛书记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于光汉一脸不好意思地说，你上午说有个情况要向我解释说明一下。

牛书记一时想不起有什么情况要解释。于光汉说，会上你让我替毛县长到上面汇报灾情，说有个情况会后要告诉我。

牛书记一下想起来了。牛书记咧嘴一笑说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是这样的，毛县长到地区另有任用，事情基本定了，但还没正式下文。没正式下文就不能算数，所以还不能公开。毛县长最近要忙他的事，所以县里的事你要多负责一些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！于光汉的心禁不住一阵猛跳，他想说几声谢谢，刚要说又觉得不对：人家要调走你谢什么。于光汉竭力压住心中的欢喜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力把工作做好，请牛书记放心。牛书记意味深长地说，好，好好干吧。

于光汉连夜赶到七堠乡，开会布置好任务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和衣在土炕上躺到天亮，乡里的干部也准备好了一切，便一同来到选定的西张村。

在村里选定了好中差三户人家，然后将三户人家集中到村办公室，讲了注意事项，然后乡长拿出一份写好的详细提纲，向他们讲什么是费改税，费改税前的情况，

费改税后的情况，乡里是怎么做的，村里是怎么做的，好处在哪里，现在人均负担多少，减轻了多少负担等等。讲解完，乡长拿出一份写好的稿子，要主任按稿子教，一定要大家记住，背熟，做到问什么能回答什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

乡长向于光汉解释说，咱们这儿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，活命由天，耕地由牛，生娃由求，就是不动脑子。费改税乡里折腾了大半年，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，你在上面讲，他在下面睡，你口干舌燥，他一句没进耳朵。不管你张三改李四，他有他的老主意，反正收多了他就不给，收少了他就不问，不让他们背下来，到时肯定出洋相。

折腾了一上午，中午刚想睡一觉，地区副专员带了一帮人来检查。副专员提出要预演一遍。副专员说，告诉村里人，就说省委书记来了，把一切演得和真的一样，看一下效果咱们再说。

副专员扮演省委书记。来到村民家，握手问好落座后，问男主人村里费改税了没有，男主人说改了，接着便说怎么改，把背下的从头到尾一直往下说。乡长又挤眼又扯衣服叫停都停不下来。副专员一脸恼火，看于光汉一眼起身就走。出了门副专员就发火，说都是一帮废物，演戏都不会演，明显的是在背台词。什么基数底数纳税数，三定四核五统一，一个农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，知道这么多干什么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你们以为省委书记是傻瓜，弄虚作假是严重的品质问题，你们的乌纱帽不想要了还是怎么着？好的演员是演戏不像戏，不露痕迹中见功夫。不行，这儿不能用了，必须另换一个地方。

本来一开始于光汉就觉得有点假，但那年中央领导来就是这么搞的，谁也没说假，过后还得到了好评，所以于光汉就没有制止。现在平白无故挨一顿骂，于光汉觉得有点冤。如果是平日，于光汉会解释几句，但考虑到县长的位子要空缺，正是特殊时期，便尽力忍了，还生硬地点了几次头。

好在时间还来得及。一行急忙来到条件差点东张村。这回的导演是副专员，别人也不敢轻易插嘴。副专员只让村民讲种了多少地，旱地多少，水地多少，地的等级是怎么评定的，现在一口人纳多少税，比过去少了多少。因为基本是实情，三户村民基本都能讲清。在村民讲的基础上略做修改纠正，事情很快就落实好了。副专员一脸得意说，一看就知道这是真实情况，如果有个别问题回答不清楚，那样效果更好，更自然。好像他是个戏剧专家，又讲他的戏剧理论说，高明的演员演戏不露戏，高明的导演就请本色演员，这样演出的戏才是真实人生，真实社会。这么简单的事，你们就是做不好。

副专员才四十出头，仗着有硕士学位，就处处以大知识分子自居。众人听了心